



張純翠

刺殺

在楓香密列的夾道上，我不忍心注視斑剝的枯葉抖索在風中。而尤其不忍的，是想到你，阿倫，被刺殺在二、三壘的跑線上。而，你還年輕。也許還會有下一個球季、下一場球賽，也許你終會成功地跑

完壘包，但，再也不會是在這擠滿黑羊糞粒楓葉殘屍的草地了。若非我，你可能不會忽略掉那致命的球。

旁邊的球場上，一群小孩正賣力地演出球賽。理髮店的小孩阿風，小心翼翼地投出一個不算標準的好球，阿清拚命地往三壘跑，滑壘，「safe」，盜壘成功。起了一陣騷動。你本也可安全地踏上三壘，回到本壘，圓滿地走出球場的，不是嗎？而現在，那三壘、本壘的壘包將空蕩蕩地空在你生命的角落了。就這樣，你認命地走出球場。也不回頭看看觀眾席上的我早已喊出了血、喊出了淚。

七年漫長的旅程，你已經走了一半，却因為佈告欄上的三分之二，被迫出局。川堂的風，竟也有了寒意。好不容易才擠進了醫科的窄門，却又輕易地跨了出去，像顆脫軌的流星，逝落在毋山山頭。告訴我，為什麼？就為了實現一個算命人對悲劇的預言？風，從不給人任何回答，只是惡作劇地把一個人的思緒撥得更亂。

我不知道怎麼告訴你，我是個揮霍慣了關懷的女孩，又是怎麼個被愛與關懷寵壞了的小孩——當你告訴我，我擾亂了你的生活，以致在病理考試的前一天竟徹夜失眠。我很感動，也很傷心。我不知自己怎會無意地闖開這道門。此後，每

當響起急促的敲門聲，我就緊抵著門，任憑渾水決堤。我不能開門，也不敢開門。我已嚇壞了。

兒時有首童歌：

「小孩子乖乖，把門兒開開，我要進來」。

「不開，不開，不能開，媽媽不在家，誰也不能開」。

我就怕門後頭是隻偽裝的狐狸，而我只是個無依的小孩。門後的人啊，我什麼都能給，除了顆尚未懂得愛的心。

你的耐心是我最大的敵人。終於，我披了外衣，走了出去。我只想告訴你：不要再傷害自己！田埂間的夜色是相當迷人也相當寒冷的——在十一月天東北季風的季節。

在那兒，你告訴我一個更迷人也更寒冷的故事。一個貧苦家庭的孤兒能有童年，一個孤獨少年在學業和生活的兩極蹣跚涉足的日子。你從沒見過晴天，見過閃亮的日子，太陽只照耀在你背後人們的天空裏。我雖不能了解沒有色彩的人生有多寒冷、苦澀，我却懂得尊重這份銘心的悲哀。當你說出一個算命者對你的預言——將為一個女孩自殺而死，我哭了，我不知道一個生命竟可能是那麼悲慘。徹夜，腦中是一片灰暗的天空和一個單薄的身影，直到含著淚朦朧地睡去。只是，我忘了提醒你，我不會是那個女孩，也不會是個陪伴你生命的女人。

「地糧」有這麼一句話：不需要同情，奈爾奈爾，——而是愛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一直就是如此任性地活著，我不能勉強自己的感覺。這只怪我的心太年輕了。我們原可成為很好的朋友，可是你不願選擇友誼。

我們都懼怕未知的一切，可是我比你更有勇氣前行。我們都缺乏信心，可是我試著讓自己肯定自己，你却依賴四周的人影、眼光來肯定自己。我們都怕孤獨，可是有時我會學著欣賞孤獨，你却退縮了，任憑孤獨來吞噬你。也許是經歷了那麼多灰濛濛的日子，你不相信自己有權利、有能力去要朵陽光。阿倫，你活得不夠堅強、不夠賣力。可是啊，我也不夠朋友。

一天清晨，你叫醒了我，說有重要的話對我說。我堅持到學校去，你却認為清晨的校園像墓園。最後，我失望地回去睡覺。從此，就再也沒見過你，阿倫，那些未說的話終成了永恒的謎。

你相信算命者的預言，却忘了算命者的話——有銳利眼神的人常會傷害自己又傷害別人。我從沒見過教我不敢直視的眼神，唯有你，阿倫，像兩把銳利的刀，一把刺向自己，一把刺向別人。可是自此，深夜裏那兩顆明亮的大星星就此失蹤了。以後，我只能在海邊的星夜裏默默對著那兩顆眼睛的翻版。但

至少，它們不會刺傷人。

球賽已完，孩子們都走了。你將到那兒去，我不知道。我只是個觀眾，除了道別的掌聲，我只能擦擦淚。一次刺殺是一盤殘局，而戲散了沒？沒人知道。我只知道一件事，阿倫，對一個愛演戲而擅演戲的小孩，散戲是最大的悲劇。而當你失望時，請別忘了有齣戲仍一直在我心底上演著。走吧，阿倫，走得遠遠地。走出陰影，走出潮溼的日子，我相信你終會是個成功的跑壘者的。

風仍嬉鬧地穿梭髮間，假山仍孤傲地挺著紫黯的身影，只是，青山依舊在，却已不知是幾度夕陽紅了。

小記：朋友們，不要見到我時劈頭就問：這是不是真的故事？沒有一件事情會是如此唯美的，我只是用更故事的手法寫下它。真的，假的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，更重要的是去欣賞它、感覺它，而不是去分析它。不要再問我，讓風回答一切吧！